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二十六回 討毒龍西方請佛 誅水怪東海興兵

紫霞回得仙府，招聚諸弟子曰：「毒龍真人久歸正軌，已列道祖門下。虛無子脫胎三緘，三界皆知，未審彼被何仙竦思，欲將三緘吞噬，又逞道法，與吾弟子力鬥雲頭。吾甚恨之，誓必剷除，以為異日之阻道者鑒。然吾除及此怪，不令諸真得知，必有議吾毒待妖部，而以吾為不仁者。茲命爾弟子，高插聚仙旗於八卦臺前，待群真齊集，將毒龍為害一一言明，然後討之。如諸真能助吾者，以護道例待；不助吾者，以阻道例待焉。」諸弟子領得此命，遂以聚仙旗高插臺前。但見旗尖隨風飄蕩，金鈴響後，四面聚起雲霞，各洞童兒報知諸真，盡皆倉倉皇皇乘雲而至，排立八卦臺下。彼此相詢，不知招聚群仙所為何來。

立候移時，紫霞身登臺中，拱手言曰：「眾真勞矣。弟也不才，僭登此座，不過暫列於諸真之上，其實有以請教於諸真者。」諸真拱手同聲，詢曰：「紫霞真人招聚吾等，有何計議，願聞其詳。」紫霞曰：「前承諸真以闡道一任，俾吾肩之，吾命虛無子臨凡，亦屬群仙許可。琢磨至今，始知奸道毒龍真人統及蛟、蝦、老蚌等妖？設計吞噬。弟命復禮子、正心子、誠意子往護三緘，彼不惟不斂跡潛形，膽敢持戈相鬥，非吾驅以法力，三緘之躬不保矣，大道何由而闡乎？吾誓必討此毒龍，以戒來者。諸真以為何如？」清虛、凌虛、碧虛、雲衣、雪衣、霞衣皆起而言曰：「闡道至重，毒龍不畏天律，理應討之。但不知討彼何時，吾等願助其力。」紫霞曰：「毒龍以氣海為窟，吾思明日晨刻，師興問罪，直入氣海焉。」諸真曰：「如是明晨齊集，共討此妖。」計議已定，臺上金鐘三響，群真散去。

紫霞囑咐弟子各帶法寶，候至晨光照耀，群仙畢集，雲車駕動，齊向氣海而投。紫霞將撒水仙旗向海繞之，海水立涸。

毒龍潛身無地，甫出海岸，被復禮子以伏龍寶杵當頭擊下，毒龍措手不及，轉投法海。紫霞急駕祥光，同群真隨後追來，仍以撒水旗繞之。殊知法海乃源頭活水，眾水從此化生，撒水仙旗繞之不竭。紫霞顧謂群真曰：「撒水仙旗不能治及法海，毒龍潛伏在內，如何討之？」凌虛曰：「吾葫蘆內煉就三萬六千人水神針，傾在海心，毒龍必出。」紫霞喜曰：「有是寶器，火速傾之。」凌虛入命，頃刻間海水翻波，毒龍為神針所刺，遂出法海，大聲吼曰：「紫霞野道，吾前藏氣海，爾以仙旗將水撤乾，吾不能潛身，因而轉入法海，是畏爾甚矣。爾復追逐至此，是欲與吾試試高下也，吾豈真畏爾乎？」紫霞曰：「要試高下，有何難哉！然不申明罪狀，則師出無名。」言猶未已，毒龍厲聲曰：「爾所言討吾者，吾亦知之。不知吾欲吞噬三緘，皆以差爾停道不闡也。紫霞曰：「闡道有時，何可造次，爾以停道不闡咎吾，是爾強辯之辭。如甘受罰則可，否則以違背天律論。」毒龍曰：「吾無他錯，罰從何加？」正心子見毒龍不降，忿將照心磨拋去。只聽一聲雷震，火光直繞毒龍。毒龍手執五彩花囊，向上一拋，照心磨墜入囊內。誠意子見得，忙以洗心劍拋來，萬道霞光憑空而下，毒龍亦以花囊盛之。復禮子曰：「二大寶器都已失卻，爾等且退，看吾誅此老妖。」毒龍笑曰：「來，來，吾不畏爾。」復禮子不答，以鑽心寶鏢擲去，又為毒龍花囊所收。二子呆立，無策可施。

紫霞曰：「毒龍猖獗如斯，誰去降伏？」凌虛曰：「待吾收之。」言已，飛身而至，手持撐天如意，向毒龍吼曰：「爾阻闡道之路，是傲天命也。應斬仙臺前，去爾首領。念爾異物修煉，功夫不易，須速向紫霞認罪，了卻此件風波。不然，吾將如意壓爾於陰山地面，永不能復入人道矣。」毒龍曰：「道為天下所公，其非紫霞一人之道也。闡道一事，凡仙可任，亦不獨紫霞能任之也。紫霞縱彼弟子停道不闡，以負命論，其罪甚大，蔑以復加。吾即吞噬三緘，理應吞噬。吞噬後另遣仙真，化身闡之，亦未為晚爾。凌虛不靜守洞府，妄想清閒，來此戰鬥場中，敢與毒龍真人一試法力乎？」凌虛曰：「吾以好言相勸，反出惡言回吾，看吾如意仙寶不爾容也。」遂將如意四方磨動，霞光迷露，火燄逼人。毒龍剛起妖風，早被如意壓下，忙以花囊繞去，如意化作金光一線，滾入其中。

清虛見失如意，急執靈根寶塔，向毒龍頂上拋之，恰似山嶽崩來，無處躲閃。毒龍大叫一聲：「吾命休矣！」殊意將壓至首，以花囊亂繞，寶塔又入其中。碧虛驚曰：「毒龍一孽物修成，手中何寶，如此厲害？」暗將醒心玉鏡拋入空際。毒龍不知何寶響亮，翹首望之，天半日橫一長虹，搖搖欲墜。毒龍不知何寶，亦以花囊繞去，醒心玉鏡金光一道，入囊如前。雲衣子以洗心一巾，雪衣子以穩心銅錘，霞衣子以居心金劍，一並拋入天空，無限金光，同雷火齊下。毒龍不徐不疾，接以花囊，諸寶如石投江，一一收入。群真駭甚，束手觀望。毒龍笑曰：「再有倒天被地的寶物，只管拋來，吾這囊兒概為收之。」紫霞曰：「吾等暫退，明日與爾再決勝負焉。」毒龍曰：「如此讓爾一宵。」

紫霞與諸仙真各駕祥雲，退於八卦臺前，向諸真言曰：「毒龍孽道，概將仙真法器收入囊中，藐視一切，但不知所持花囊，係何仙之物？」凌虛曰：「吾見老怪持此異寶，常放佛光，仙中必無，諒是佛門所遺，故爾厲害如是。」紫霞曰：「是寶有於毒龍，深害大道，凌虛真人可到西天訪之。」凌虛諾，離了八卦臺，直到西天朝拜佛祖。文佛詢曰：「凌虛真人不在仙府，來吾竺國，必有所求。」凌虛曰：「紫霞任肩闡道，現阻於毒龍真人，群仙往討，諸般法器為一花囊收之。吾見是囊常有佛光，不識遺於何佛，故來竺爾，祈佛祖查收此寶，以擒毒龍。倘得大道闡明，亦釋氏之餘恩。」佛祖聽言，入定片刻，告於凌虛曰：「是乃無為佛安闡習道所遺，爾當向無為宮中拜請一往。」

凌虛聞說，拜辭佛祖，竟到無為宮，稽首言曰：「紫霞領道祖法旨，命虛無子臨凡脫化，號曰三緘。忽被毒龍真人化為俗道，統及蛛光蚌女，迷之以色。三緘不墜色界，毒龍陡起吞噬之心。紫霞救出三緘，問罪毒龍。毒龍忌憚毫無，與紫霞諸真雲端大戰。未審所執何寶，諸真法器皆墜其中。弟子遍查群仙，無是靈物，方游竺國，稽首牟尼。牟尼入定，查得此物乃無為佛祖所遺，因之指示前來，懇請佛祖臨塵收茲孽障。」佛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者不來惡者來。待吾持得禪杖去，收卻毒龍入我懷。」偈畢而問凌虛曰：「真人前去，排就陰雲大陣，吾從陣左而入，隱於其中，以收毒龍。」凌虛領命，祥光播轉，竟回八卦臺中，告之紫霞。

紫霞與諸真等重至法海，頃將陰雲大陣密密排成。毒龍真人統得豹頭道士、虎頭道士、鳳頭道士、蛇頭道士、狗頭諸道士，各執仙刀仙戟，威風凜凜，排列波間。紫霞真人手執撐天見性鐘，立於陣外，大呼之曰：「吾今布一陣門，爾敢敵否？」毒龍未及回言，狗頭道士手執亂心迷入劍，疾聲答曰：「小小陣兒，有何難破。」將身一扭，打入陣門。其內黑如漆膠，莫分路徑，埋首亂撞，力已疲矣。瞥見南北角上一線幽光，潛形其間，尚未安妥，已被看陣童兒所見，笑曰：「陣中犬子何自來茲，被吾擒之，以俟發落。」狗頭駭，偷身而走。無何雷聲震動，恍如天崩地裂，狗頭幾無躲處，四面狂奔。看陣童兒見彼奔馳力竭，口吐紅光一線，持索以待。狗頭道士即向紅光透露處，飛奔而來，不知已入童兒索圈之內，忿然曰：「誰在陣中暗使圈套？」童子曰：「爾自入此，怪得何人？」狗頭曰：「暗擒大將，不算為很，如釋吾出於青天白日之下以力擒獲，方謂能軍。」童子曰：「吾即釋爾，二次如被擒著，又有何詞？」狗頭曰：「任爾食肉寢皮，絕無異說。」童子甫將項索解下，狗頭得釋，鼠竄而逃。童子恨其奸，復吐白光一線，於陣之左角，躬身大便以俟之。

狗頭在陣盤旋已久，腹中饑甚，無由覓食，東馳西奔，竟向日光而投。鼻息呼吸間，肴饌之氣沁入肺腑，尋香近視，大便也。狗頭不勝欣喜，埋首飽餐。童子笑近身旁，以手扭其兩耳，狗頭且食且言曰：「誰與吾頑？」童子笑曰：「身稱道士，尚食大便耶？」狗頭曰：「而今學道，原有食臭一則，吾餐大便，即煉食臭之功也。」童子曰：「食臭豈食大便乎？」狗頭曰：「學道人一言食臭，其便何分大小？如富貴之家肯與結緣，牛便亦樂吞耳。」童子曰：「此道之所以壞於爾輩也。」狗頭哀乞釋手曰：「童子先生饒吾一著，他日相晤，自感爾情。」童子曰：「吾且問爾，毒龍真人此次統何仙真，前來破陣？」狗頭曰：「吾不言，言之恐爾駭死矣。」童子曰：「爾如言明，吾暗放爾出陣焉。」狗頭曰：「爾毋誑吾也。」童子曰：「決不誑汝。」狗頭曰：「如此爾且大著膽兒，待吾一言之。第一仙人豹頭道士，第二仙人虎頭道士，第三仙人鳳頭道士，第四第五仙人蛇頭、蟲頭道士，至於第六金仙，即屬吾躬，號曰狗頭道士。」童子曰：「胡以豹頭名之？」狗頭曰：「得人錢銀，誑之入道，使彼抱頭憂氣，故曰豹頭。」

童子曰：「何名虎頭？」狗頭曰：「誘爾結緣，食人無厭之謂也。」童子曰：「鳳頭、蛇頭、蟲頭，又何謂哉？」狗頭曰：「鳳頭嘴利，能講玄話迷人；蛇頭善騙人財，爾如捕之，最扳得快；蟲頭至蠢，是玄也學，非玄也學，只要髻兒立起，做個道士，其實與夢蟲無異焉。」童子曰：「各名皆有取義，狗頭二字，其義何居？」狗頭曰：「吾前在充很山為王，帳下狗頭兒最眾也，被豹頭道士勸入玄逕，以此故名。」童子曰：「爾已說明，隨吾來出此陣。」狗頭曰：「爾快釋手，如再扭著吾耳，出得陣時，六根怕不全矣。」童子曰：「不扭定爾耳，安知陣中之門乎？」狗頭護痛而隨之行。童子稟知紫霞，監於陣底。

毒龍真人見狗頭道士入陣無影，飛身上前。凌虛、碧虛接入陣內，引至陣角之左，無為佛禪杖一拋，化作五爪金龍，緊將毒龍抓著。佛祖用手擒來，吞於身內，當以花囊付與紫霞，回宮而去。紫霞取出諸真法器，一一給還，至豹頭、虎頭諸道士，盡為陰風陣雷火所誅。紫霞見諸妖已喪，率領群真回洞，煮黃梁仙釀以款之。

正舉叵螺之杯，忽見海雲直起天半。紫霞曰：「是必龍者興兵以討老蛟等怪也，還冀諸真同到海島觀陣，如龍宮士卒不勝，亦宜力助一臂焉。」洞諸真唯唯而退。

是時龍王下旨，命大口將軍連江為帥，率及鱗甲三百六十屬，共討老蛟。劍戟如林，旌旗密布，群向海角浩浩蕩蕩而來。

老蝦得知，忙報老蛟曰：「龍君倒旨，興起海兵百萬來討吾等，已將海西角外四面圍著，如何御之？」老蛟曰：「不妨，待吾身坐蛟宮，計議對敵之策。」升坐後，先傳老蝦而謂之曰：「前者為毒龍所害，阻道未克，彼身已被佛祖收之。今龍君起兵問罪於吾，吾遣蛟子蛟孫與之對敵，爾家孫子甚伙，亦偕吾去，共同對壘，與大口連將軍決一死戰焉。」老蝦曰：「如勝則美，倘若不勝，將如之何？」老蛟曰：「無非死於連將軍之手耳。」老蝦曰：「如是則老蚌安然無事矣。論前此老蚌母女先設色界，以害三緘，值茲急難已臨，何不俾彼蚌嫂蚌妹，蚌媳蚌女，蚌家眷屬一同對敵，以助爾我威風乎？」老蛟曰：「爾言亦是。」遂傳老蚌入宮，命彼湊陣。老蚌曰：「吾家盡屬女子，如何能敵雄兵？尚祈蛟王曲為見諒。」老蝦曰：「爾言差矣。中外之邦，有女兒立帝，以女為士為卒，治國數百載，無敢侮之。吾水國中老蚌所統，亦何異是。況此際陽衰陰盛，女兵更甚於男，胡言女流不能講武？」老蛟曰：「老蝦之言甚善。老蚌遂歸統爾蚌家女子，來宮聽調，不得有違。」

老蚌出得蛟宮，詈曰：「老蝦多嘴，信不誣也。」老蝦曰：「人人恨我嘴多，若不嘴多，安有今日之禍。」老蛟曰：「老蝦，被爾一言，亦為吾用。爾可調爾子孫，速速來茲。」老蝦曰：「蛟王今日只派蛟、蝦二股兵丁，因我一言，派及老蛟。蛟、蝦相合，仍是二股。蝦兵蝦將，祈王免之。」老蛟曰：「正在禦敵之際，如何可免？」老蝦曰：「吾之祈免者，非吾臨難不前，以若子若孫，一時難於調爾。」老蛟曰：「如何？」老蝦曰：「吾生平酷愛多嘴，子孫輩尤而效之，而今已在四方多嘴去矣。」老蛟怒曰：「曩者毒龍相邀，吾不去時，爾將言語左簽右奪，今而禍臨眉睫，爾反推諉如斯。士卒與吾束此多嘴之人，獻於連大將軍，以請前罪。」老蝦駭退數武，曰：「莫忙莫忙，吾即回宮調之。」